

# 长征 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纪实

陈虎一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波澜壮阔的长征画卷  
荡气回肠的雄壮史诗

# 长征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纪实

陈虎 /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长征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纪实 / 陈虎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200-12492-7

I. ①长…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IV. ①K264.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3832号

出版人：李清霞  
责任编辑：董维东  
助理编辑：赵宁  
责任校对：冯姝玲  
封面设计：胡白珂  
责任印制：彭军芳

## 长征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纪实

CHANGZHENG CHANGZHENG ZHONGYANG HONGJUN CHANGZHENG JISHI

陈虎 著

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总发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发行 京版北美(北京)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2次印刷  
开本 175毫米×252毫米 1/16  
印张 33.75  
字数 486千字  
书号 ISBN 978-7-200-12492-7  
定价 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 序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首著名的七律诗《长征》是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写成的。据说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甘南时，毛泽东在一次红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用浓郁的湖南乡音朗诵过这首诗。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举世闻名的长征，用准确的定义应该描述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以下简称红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以下简称红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以下简称红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以下简称红二十五军）这4支主力红军部队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先后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略转移。

毛泽东曾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天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中国没有，

其他国家也未曾见到过。难怪二战期间建立赫赫功勋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赞誉长征“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史诗，是一次体现出坚忍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美国作家斯诺曾评价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很多外国作家、记者被红军长征的故事所感召，慕名来到延安。来到他们崇拜的英雄中间，走在英雄们曾经走过的道路上，探究这神奇故事的一切。

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与夫人夏洛特不顾年迈体弱曾沿红军长征路线进行采访。索尔兹伯里赞颂长征是“20世纪人类坚定无畏，自强不息的丰碑”。新世纪伊始，来自英国的两位年轻学者李爱德和马普安，背上行囊，重走长征路。他们诙谐地把自己和随行的助手称为“新长征3人团”。李爱德称长征“是一首壮丽的史诗，英勇、牺牲和忍耐贯穿它的主旋律”。长征已过去了近80年，它的传奇故事被写成书，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编成歌曲，广为流传，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尝试重走长征路。一般来说，文学作品表现的是当年中央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的经历。这段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34年10月至

1935年10月，出发地点是当年的江西中央苏区雩都（今于都），终结点是陕北吴起镇（今陕西吴起县），总计369天。因此，本书就以发生在这369天时间中的真实事情为基础构成。本书的历史资料来自方方面面，不仅来源于大量亲历者写的回忆录，还来源于当年每天国共双方的文件、电报、报纸，特别是来源于当年参加长征的当事人的亲笔日记。因此，它将真实再现80多年前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每一天的故事。“长征是这样走过来的”，这就是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

# 目录

- 001 第一章 告别老家 走出江西 (1934年10月)
- 027 第二章 转战湖南 血战湘江 (1934年11月)
- 071 第三章 黎平转兵 进入贵州 (1934年12月)
- 115 第四章 突破乌江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
- 159 第五章 回师贵州 遵义大捷 (1935年2月)
- 197 第六章 四渡赤水 兵临贵阳 (1935年3月)
- 241 第七章 声东击西 进入云南 (1935年4月)
- 283 第八章 渡金沙江 战大渡河 (1935年5月)
- 325 第九章 翻越雪山 会师懋功 (1935年6月)
- 367 第十章 滞留川北 筹粮待发 (1935年7月)
- 409 第十一章 穿越草地 包座大捷 (1935年8月)
- 451 第十二章 分道扬镳 进入甘肃 (1935年9月)
- 491 第十三章 翻六盘山 到吴起镇 (1935年10月)
- 517 尾声
- 519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组织序列
- 524 红二十五军组织序列
- 525 参考书目
- 527 后记



Chapter One

第一章

告别老家 走出江西

(1934年10月)





星期二 农历九月初九

1934年10月16日是一个星期二，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按中国的传统，这一天是结伴登高、赏菊饮酒、挥毫赋诗的日子。

当天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头版用整版篇幅刊登出美国华纳公司大片《蜡像陈列所之秘密》的电影播映广告，公布这部电影将于10月16日在南京国民大剧院上映，开演时间是20时30分。

当天20时许，熙熙攘攘的观众拥入国民大剧院，准备一睹由里昂·亚德威和费蕾一同演出的《蜡像陈列所之秘密》时，在距南京千里之遥的江西省南部雩都河畔，数万部队集中于此，正准备陆续渡河。这里即将上演一部震撼世界、震撼人类的历史大片“长征”。8万大军，去向何方，这是一个秘密，敌人不知道，红军自己也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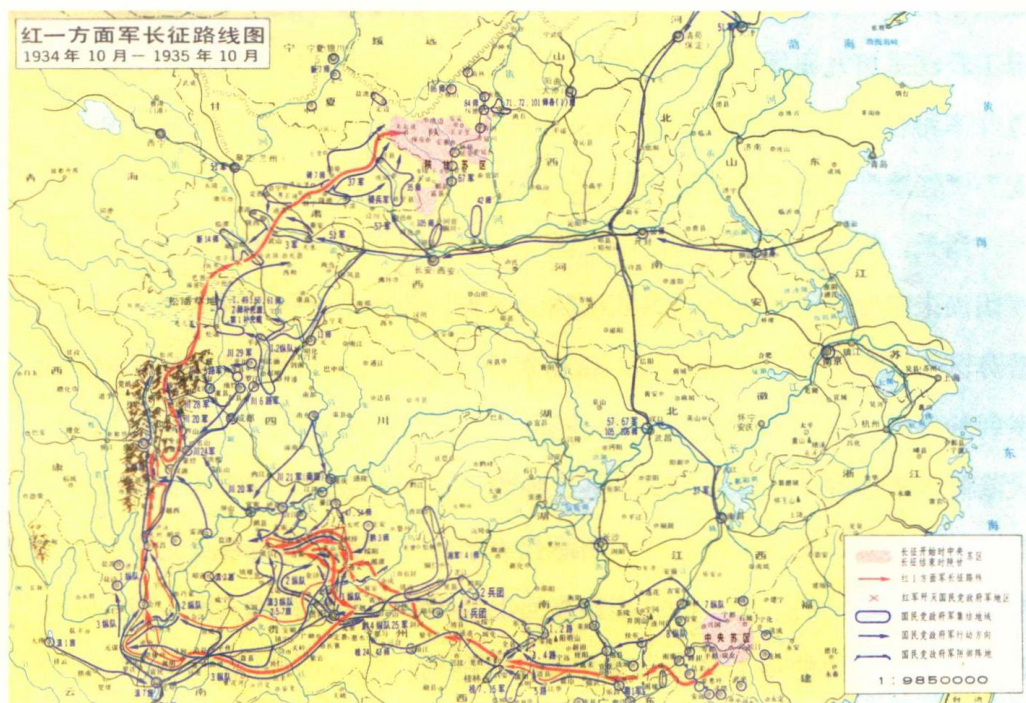
1934年的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形势岌岌可危，进行了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在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后，地盘越打越小。尽管在7月份相继派出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以下简称红七军团）改编的抗日先遣队出师闽浙赣苏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以下简称红六军团）向湘中转移，意在打到外线，相机攻击“追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但仍旧无法摆脱被围困的局面。到10月上旬，国民党军相继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把红军压缩在不足1000平方公里之内，敌军距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最近时只有100公里。远征外线的红六军团、红七军团也处于艰难的转战之中。

早在9月29日时，时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准备反攻的任务，指出：“要做好准备突破敌人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的动员解释工作。”10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陆续命令第二十四师及地方部队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务。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

发，其他红军主力部队也从各自驻地开拔，向雩都地区集结。

10月16日，参加长征的红军主力部队5个军团以及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成的2个纵队，总计86000多人集结完毕，于当天开始渡过雩都河，正式拉开万里长征的序幕。据作为前卫部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以下简称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回忆，他们出发的时间是傍晚时分，“整齐的队伍站在河对面的草坪上，源源不断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汇拢来，他们扶老携幼，来到雩都河畔。乡亲们有的把煮熟的鸡蛋塞到战士的手里，有的把一把炒熟的豆子放到战士的口袋里。有的拉住我们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止不住地‘呜呜’哭起来”。杨成武住过的房子的房东大娘烤了两个白薯送给他。这位60多岁大娘的3个儿子都当了红军，两个牺牲了。她拉着杨成武的手说：“好好打，大娘等你们回来。”“军号响了，我跟红四团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这是1934年10月16日。”这个依依难舍的场面，这个永远值得怀念的重阳节黄昏，深深烙印在红军战士的心中。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王明路线滔天罪，五次‘围剿’敌猖狂。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



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图



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乌云遮天终难久，红日必将放光芒。”



星期三 农历九月初十

当天，中央红军各部队按照中革军委颁布的《野战军渡河计划》，开始分别从雩都、花桥、赖公庙等10个渡口南渡雩都河，向赣县、信丰、安远边界的王母渡、塘村地域集结开进。

参加这次战略转移行动的中央红军主力以及机关人员共86000多人，编为5个军团、2个纵队，即由林彪、聂荣臻领导的代号为“南昌”的红一军团，下辖3个师9个团；由彭德怀、杨尚昆领导的代号为“福州”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以下简称红三军团），下辖3个师9个团；由董振堂、李卓然领导的代号为“长安”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以下简称红五军团），下辖2个师6个团；由周昆、黄甦领导的代号为“济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以下简称红八军团），下辖2个师6个团；由罗炳辉、蔡树藩领导的代号为“汉口”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以下简称红九军团），下辖2个师6个团；由叶剑英、罗迈（李维汉）、邓发领导的中革军委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代号分别为“红安”“红章”。中革军委的代号为“红星”。

当天，作为先遣部队的红一军团全部渡过雩都河时，作为殿后部队的红五军团尚未出发，而作为军委纵队编制的中央机关也是刚刚上路。几千名挑夫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如印刷机、纸币铸版、造子弹的机器、X光机、满载文件资料的箱子、银圆、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等。毛泽东后来将其比喻为“就像大搬家一样”。而这个大家庭当时的掌门人，来自德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在前拥后簇的保卫之下，也匆匆走过了雩都河上的木板浮桥。李德表面上显得十分镇静，而内心深处是忐忑不安的。李德是他的中文名字，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而他的原名是奥托·布劳恩。这个具有巷战经验，又在俄国内战中表现优秀，被送进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的军事顾问，在被派到中国后竟一筹莫展。由于他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损



兵失地，被迫大转移。但此时此刻，他仍旧是这支部队的最高决策人。尽管当时决策机构的“三人团”还有博古和周恩来，但博古是唯李德之命是从，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也无能为力。而另一个德国人，蒋介石的顾问冯·赛克特（也有称为冯·塞克特或冯·西克特）则非常开心，他的碉堡战取得多次胜利，似乎已经让他看到了最终胜利的曙光。这天，国民党《中央日报》在第二版用大字黑体刊登出“五次围剿<sup>①</sup>之空前大胜利 伪都瑞金已克复”的标题。但红军战略转移的消息，这个德国顾问却还一点儿都不知晓。

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党总支部书记的萧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16时出发，行程70里，路过卦江时，赤卫队刘队长拉着我的手问：‘你们往哪里去？’战士们也不断地问我：‘总支书，队伍开到哪里去？’我也只听说向南行动，反正哪里便于消灭蒋介石，好打破敌人‘围剿’，就打到哪里去。”虽然红军战士们不知去向何方，但此时此刻还走在苏区的辖区内，他们的心情都很平静。夜间行军倒也并不枯燥，一位红军干部后来告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如果皓月当空，轻风拂面，夜行军也是很惬意的事。要是附近没有敌军，各个连队之间还要拉歌呢！”“神圣的自由土地谁人敢侵？红色政权哪个敢蹂躏？啊！铁拳等着法西斯蒂国民党，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拼！直到最后一个人！”歌声渐渐地远去，人们意识到红军真的走了。



星期四 农历九月十一

“出发已两天了，因为仍然在老家——根据地里走，所以大家都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感觉，然而今天出发，使我感觉有点不同了，因为从今天起，就要离开我们的老家……”这是时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秘书童小鹏所写回忆录中的一段话。童小鹏在回忆录中还写到一个指导员在做动员讲话中说：“今天的路不远，虽然没有月亮，只要一个个地跟上不掉队，就不要紧。今天

① 为保持国民党电文、报纸的原始性、完整性，电文、报纸中的“匪”“共匪”“伪”等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称谓不特加引号。

到的地方是我们的游击区，有‘铲共团’的组织，所以大家更不要掉队，以免失去联络，受‘铲共团’的袭击。”而萧锋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今天）已进入赤白交界区了，白军离这不远。三营把林木村地主土围子打开，捉住10多人，还杀了两个恶霸，没收了4只猪，部队和群众大大改善了生活。”而作为殿后部队的红五军团这天才开始从驻地出发，向长征的集结地仓前进军。时任该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是夜经过12小时的时间才到达宿营地仓前。因路碍及行军组织较差，落伍人员较多，部队较疲劳。”当天，身为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向各兵团、各独立团颁布关于攻占古陂、新田地地域的命令，攻击时间定于20日夜间。此时此刻的朱毛红军已不在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之下。朱德虽为总司令，却要听“三人团”的指挥，而毛泽东只剩下了一个有职无权的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能让他跟着中央红军转移就算照顾了。此时毛泽东身患疟疾未愈，身体十分虚弱。他面带菜色，情绪低沉，精神很差。这天傍晚，他和大约20名随从人员，包括警卫员、秘书等，在零都北门旁一所房子的石板地小院子里集中，然后走出院子和军委纵队的先头单位会合了。毛泽东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两块旧油布。他在3天前给留在零都的党员干部讲话时，尽力使自己的口气充满信心：“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毛泽东走在零都河的浮桥上，最大的企盼就是蒋介石的飞机不要发现并轰炸这支蜿蜒而行、前后长达上百里的庞大的队伍。

此时此刻蒋介石的心情好极了，正乘坐他的福特专机在西北各地视察，18日这天抵达兰州。他是15日离开南昌前往西安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称：“18日15时30分，蒋委员长赴当地一织呢厂视察机器，赴西郊小西湖视察农村状况。”这篇报道同时提到蒋介石抵兰州时“着褐色袍黑马褂，精神奕奕，与欢迎者点首微笑”。国民党《中央日报》更是用难以按捺的喜悦心情在“第三路军收复兴国县详情”的大字标题下称：“剿赤军事近来势如破竹，战无不克，攻无不胜……伪一、五两军伤亡奇重，狼狈溃退。”但殊不知，在报道中所谓国民党军“势如破竹”、红军“狼狈溃退”的表象后面，其实是红军的主动后退与转移。而更让国民党情报机构不知晓的是，红军方面已于一个月之前就和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谈判，达成了一定程度



上互不攻击的默契。在蒋介石看来严丝合缝的，实际上已对红军网开一面。



星期五 农历九月十二

根据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颁布的攻占古陂、新田地地域的命令，各部队向各自的指定地点挺进：红一军团挺进新田，红三军团挺进古陂。身为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党总支部书记的萧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团16时出发，经南坑口、河窝田达谷平寨宿营，行程70里。沿途敌机盘旋扫射，九连遭突袭，有9名战士伤亡，赤卫队将他们抬回苏区零都县去了。”萧锋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他们这天看到了在山冈、河旁、大小村庄碉堡林立的景象，这些都是国民党军队为了封锁苏区，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建的。与红一军团第一师并肩前进的是该军团第二师，他们也在夜幕中穿越梅岭山脉。身为第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在日记中写道：“走着走着，我们这条火龙有时候突然不翼而飞。‘往后传，把火熄灭，不准打电筒，不准大声讲话！’这里离敌人近了。这时，指战员在行进中虽然失去了照明，但敌情犹如兴奋剂，使他们一扫疲倦，前进的步伐迈得更快了。”而作为殿后部队的红五军团，这天晚上才抵达零都河畔。该军团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夜行军，杨梅坳到埠前，30里。先头部队于21时即到达宿营地，最后梯队亦于24时完全抵达，到达后即派人去找钟参谋了解渡河的设备是否弄妥。”根据陈伯钧的记录，他们这里是阴天。而根据萧锋的日记，他们行进中的梅岭是有月光的。

尽管红军部队夜行晓宿，尽量不让敌人发现，但如此庞大队伍的行动还是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当天，作为“围剿”红军中央苏区的国民党西路军总司令——湖南军阀何键向其所辖各部发出防止中央红军突围电，他在电文中称：“据报，该匪至万不得已时，即决心弃老巢西窜入川，企图苟延残喘，倘一旦实现，则我西路军适当其冲要，其责任之重，当更10倍于前。”为此，何键在电文中提出5个“清剿”工作要点。他在电文最后指出：“上5项，仰即遵照，如逾期不能分别办到，致碍全局成功，则国有常刑，决不宽贷。”此时，“围



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西、南、北四路大军，还在步步为营，做着将中央红军全部歼灭于本地的好梦。当天国民党《中央日报》也以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将召开军事会议，详商清剿余匪办法”为标题，报道各路国民党部队的战况。对于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这两天报纸报道得颇多。10月17日长沙电称：“是日毙匪营连长数名，兵百余名，连日经我数次猛击，辎重概行舍弃，狼狈已达极点。”而当天，国民党中央社贵阳电称：“现联军节节围剿，短期内可歼灭。”的确，红六军团自7月3日奉命转移已逾3个月，征途坎坷。10月初的甘溪一战损失严重，敌人已将红六军团分隔成3股。一部由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大约400人；一部由第十七师第五十团组成；一部是由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率领的军团主力。3股红军此时相互已失掉联系，各自为战，分头寻找红三军（1931年枝柘坪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而军团主力处境最为艰难，这些日子在湘黔敌军的围追堵截下，回旋于贵州的石阡、镇远、施秉、余庆地区，但他们并没有像敌人所预言的在“短期内可歼灭”，而是于10月17日突破敌人重围，又于当天击退敌人袭击，终于冲出了石阡、镇远大道的封锁线，靠近了贺龙领导的红三军。



星期六 农历九月十三

由于红三军团未能在20日赶到指定地点，朱德于当天10时致电各军团首长：“为保证各兵团行动之协调及同时动作，总攻击改在21日夜至22日晨举行。”朱德在这里说的总攻击，就是红军准备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的战斗。朱德在电文里还指出：“已抵达20日指定地点之各兵团，应隐蔽配置一日。”根据童小鹏和萧锋的日记，红一军团总部及各师当天已抵达指定地点。童小鹏在日记中说：“在此休息，晚广昌部队（即第一师）<sup>①</sup>在固营攻开土围

<sup>①</sup> 为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本书中的引文（电文、报纸、文件、日记、回忆录等）内容，特对个别字、词等进行了括注。

一个，俘获铲‘匪’数十人。”而萧锋的日记对当天的生活记录更翔实：“在谷平寨休息一天，准备明天投入战斗，我们打了几家土豪，分些猪肉给各连会餐，让战士们吃饱些，好恢复体力。（当天）团政治处通知：‘各连要广为宣传红军政策，就地扩大红军，要把打土豪所得的财物，分给贫苦工农，优待革命烈属。’几天的连续行军，部队已感到很疲劳，能有机会休息一天，也算天赐良机。”杨成武在回



朱德

忆录中提到：“部队夜行军经常走走停停，停的时间稍微一长，指战员就有打盹的……这种行军途中立着睡觉的现象过去有过，但是极少，现在却多了。”

当红一军团就地休整，准备第二天的总攻击时，红五军团正准备渡河。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部队昨晚到达较早，今天没有感觉很大疲劳，所以决定于10时召开营以上干部会，检阅此次行军中的工作。”陈伯钧在日记中提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作为中央代表当天到这个师和干部们一起开会，向指挥员们介绍了目前形势和说明这个师的任务，会后率各团干部去渡河边考察徒涉场。陈伯钧在日记中说：“是夜从黄昏时开始渡河，至23时许即全部渡完，先头部队4时左右即到宿营地。”至此，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雩都河，进到国民党部署的第一道封锁线前沿。离开中央苏区，离开根据地，有一部分当地的战士确实有些想不通，各部队都有开小差的现象。陈伯钧在当天日记的结尾处就提到：“这几天开小差的全师计33名。这仍然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

在中央红军决定转移后，党中央的决策机构“三人团”有意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分散到各军团去，陈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等就是这个时候陆续下到红五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的。“三人团”也准备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分散下去，但由于毛泽东坚持不同意，最后“三人团”做了让步，将他们3人编进军委第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中。对红军命运的担忧和对现状的不满，使这3个特殊人物有机会互相接近。特别是当时，他们都身无要任，又因伤病经常躺在担架上，共同行军宿营，所以3人交



流观点的机会就多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3人核心的逐渐形成，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戏称为“担架上的阴谋”。这实际上为改变红军被动挨打、疲于奔命的局面打下了基础。



星期日 农历九月十四

国民党《中央日报》这天在头版再次刊登美国华纳公司大片《蜡像陈列所之秘密》的播映广告。广告称：“连日拥挤不堪，欲罢不能，特加映3天。”而中央红军则借这个星期日的夜晚，奏响了万里长征的第一乐篇——“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红军突围的方阵是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进攻金鸡、新田；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进军古陂、韩坊；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分别担当掩护两翼的任务；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萧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16时出发，根据上级命令，我团从信丰县金田进击敌人。24时，我团三营冲入金鸡镇，敌人没料到红军进击这样神速，一接火，便晕头转向，被我击毙百多，余敌狼狈逃窜。”根据萧锋的日记，这天晚上是阴天。而担任右路前卫军团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的张爱萍是这样描述当晚战斗的：“当前面传来枪声时，灰色的人流更加流动得快了，谢团长带了几个通信员到前面去了，战斗的紧张空气笼罩我们。很快敌人就被打垮了。谢团长操着湖南音向遇着他的人群述说战争情况：

‘在开始只是几百民团，守着前面的一个高地，扼制我军前进，那才不中用咯，被十团一个冲锋就打垮下去了！’任参谋长插了一句：‘不识时务的家伙，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吗？’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毛泽东这天也随着军委纵队踏上了突围的路程，他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



毛泽东

毛泽东这天也随着军委纵队踏上了突围的路程，他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